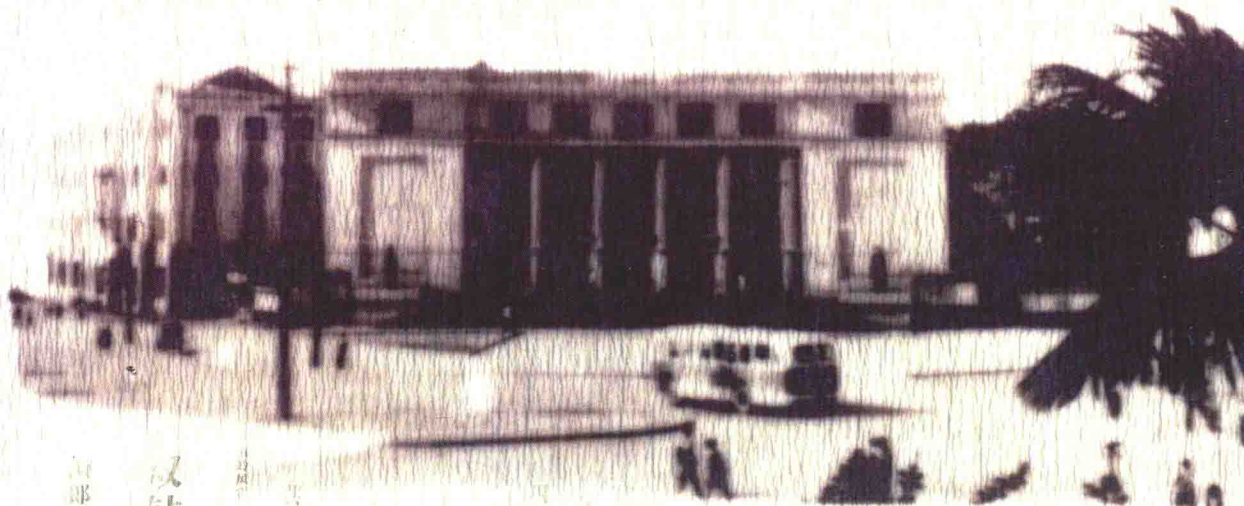


贵州省河滨剧场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 编



矿工报

江源

牛郎蚌姑

又钻棚

平凡的岗位

变梦花

香夫人

王如

王如

香岭风雷

袁文姬

四渡赤水

袁文姬

鲁迅与瞿秋白

袁文姬

洪渡赤水

袁文姬

秦娘美

袁文姬

妹与蛇郎

王如

王如

王如

灯光下的哨兵

王如

平凡的岗位

王如

香夫人

王如

湖赤卫队

剧场岁月

王朝文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红霞 河滩赤水 双钻桶

渔郎蚌姑 蔡文姬 红霞

平凡的岗位 虹灯下的哨兵 蔓萝花

七妹与蛇郎 苗岭风雷

奢香夫人 苗岭风雷

江姐 蔡文姬

袁天成革命 四渡赤水

蔡文姬 双钻桶 鲁迅与瞿秋白

双钻桶 平凡的岗位 鲁迅与瞿秋白

袁天成革命 四渡赤水

渡赤水 蔡文姬 秦娘美

红霞 秦娘美 秦娘美

苗岭风雷 七妹与蛇郎

江姐 女矿工排 虹灯下的哨兵

湖赤卫队 平凡的岗位

香夫人 平凡的岗位

双钻桶 香夫人

共湖赤卫队 七妹与蛇郎

贵州省河滨剧场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 编

剧场岁月

王朝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剧场岁月 / 贵州省河滨剧场,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编.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412 - 2235 - 1

I. ①剧… II. ①贵… ②贵… III. ①剧场 - 戏剧史 - 贵阳市 - 现代 IV. ①J8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2536 号

书 名	剧场岁月
作 者	贵州省河滨剧场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大厦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4.5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978 - 7 - 5412 - 2235 - 1
定 价	30.00 元

河滨剧场见证了时代发展和变迁

(序一)

龙志毅

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著名的河滨剧场被拆除而建文化广场。据说还准备在过去的基础上,建设一座更加现代化的剧场,那是将来的事了。原河滨剧场的领导设想将过去的历史写成一本书,以兹纪念并留给后人。他们便去找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商量这件事,得到老艺委的强烈支持。以王呐为主席的老艺委的老艺术家们纷纷拿起笔来,或为自己写或为他人写。书名定为《剧场岁月》。为一个剧场修史,至少在贵州来说尚属首次,很有价值。一滴水可以折射大千世界。一个剧场的盛衰可以见证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一面,特别是像河滨剧场这样的著名剧场!



一天下午,刘玉珍、蔡葵等三位同志抱了一大摞稿件来我家,要我为《剧场岁月》写一篇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这篇序怎么写呢?我想到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古话。在贵阳这座城市里,能与河滨剧场一比的,恐怕只有人民剧场了。论“天时”,两个剧场都是贵阳解放之后建的,可谓都占了。只不过人民剧场早一点,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河滨剧场晚一些,建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论“地利”,从表面看人民剧场优于河滨剧场,它位于省城的中心地带,河滨剧场则位于这座不太宽阔的省城的边沿。其实不然,河滨剧场对面便是河滨公园,又紧邻河滨饭店,离金桥饭店也不远。当年省、市各种会议,除极少数在花溪宾馆召开外,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在这两个饭店召开的。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成了惯例,演出场地首选自然是河滨剧场了。我就分别多次在这两个饭店开会,并且去河滨剧场看戏。在花溪宾馆召开的会议,有时也要安排大家会后到市区看戏,河滨剧场自然成了首选。值得一提的是,河滨剧场雄伟、壮丽,外观很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都剧场,它矗立在十多级

石阶上,石阶下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供停车和走动。进得门去,楼层间隔很高,吊灯垂挂,软椅待坐。从座席第一排至最后一排,距离不过二十二米,即使稍微近视的观众也能看清楚台上演员的表情。人们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好戏,而且感受到舒适,不仅得到娱乐,还得到一种享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滨剧场是贵阳的一座庄严、雄伟,同时又受人喜爱的艺术殿堂。

谈到“人和”,除了剧场内部的人事关系,主要是指观众的人气。大家都愿去,也就地远心自近了。那些年,国内外不少艺术团体和著名演员都曾在河滨剧场演出。我至今还记得刘淑芳的歌声和表情。特别是尚小云来的那一次,因为他是四大名旦之一,人还没来,便轰动了全贵阳,真可谓一票难求。记得当时我正出席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的业余作者座谈会,与会人员一致向文联提出要求:给每人搞一张票,自己出钱都行!文联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终于使与会者人手一票,满足了大家一睹四大名旦之一的愿望。

人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为剧场写稿?的确,老艺术家们写自己、写别人的稿件构成了书本的主要部分,回答自然也是现成的:他们同河滨剧场有情缘。写稿的老艺术家大体可分三类:一是在该剧场演过、导过戏,产生了感情,如王呐、井立民等;二是他们的艺术生涯大部分是在剧场度过的,对剧场有浓烈的感情;三是从河滨剧场走出来的,视剧场为母亲,如黔剧团的刘玉珍、崔燕鹏等等。特别是最后一类艺术家,他们一踏入社会,便去了河滨剧场,所见所闻全是周围环境所给,正如一个人,哪怕他读了硕士、博士,甚至留了“洋”,但他终生难忘的,还是他的中小学习生活。剧场抚育了他们,教育了他们,雕刻了他们的品德,为他们将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一生演过很多戏,但使他们成名的只有一两出。没有刘玉珍,就没有《秦娘美》;没有崔燕鹏,就没有《奢香夫人》。这几乎成了观众的共识。我作为观众之一,看过崔燕鹏演出的《奢香夫人》,印象极佳。不仅扮相好,更主要的是演出了奢香夫人的气质。

总而言之,过去的河滨剧场,既是高大、雄伟的艺术殿堂,又是联系广大观众的桥梁,更是艺术家的摇篮。现在来写它忆它,并不是希望它原样恢复,而是让青年一代记住,在贵阳这片热土上,曾有过这样一处文化设施,有过这么一段戏剧历史。

本文作者为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名誉主席。

弥足珍贵的剧场史料

(序二)

徐 圻

盛世修史。贵州省河滨剧场决定出版《剧场岁月》一书,由剧场和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共同组织、编写。老省长王朝文对此非常支持,欣然为之题了书名。让我写一篇序,自然义不容辞。

过去,除了有剧团出过“纪念册”之外,文化厅直属四家剧场从未想到过修史,即使能想到,恐怕也因条件不具备而搁置。现在河滨剧场终于这样做了,还不是一般的“纪念册”,而是一本有70余篇文章、25万字左右图文并茂的图书。这应该是贵州各地剧场有史以来未曾做过的,据说在全国也不多见。

河滨剧场于1956年仿照北京人艺首都剧场设计修建,1957年10月1日建成并营业,是我省当时一家设施配套较为齐全的演出场地,接待过省内许多剧团,还有省外及国外演出团体,其演出效果和服务水平颇受赞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艺术家都曾在此登台献艺,各剧种剧团的不少原创剧目,如黔剧《秦娘美》《奢香夫人》,花灯剧《平凡的岗位》《典型人家》,京剧《通天关》,话剧《四渡赤水》《鲁迅与瞿秋白》,杂技《双钻桶》等,都是在这里排练、公演、打磨以后走出贵州,荣获全国乃至世界大奖的。

河滨剧场见证了时代发展和变迁。剧场刚修建时隶属于贵阳市,后来与贵阳市黔剧团同时划归省文化系统。省黔剧团初创时期没有团址,全体人员暂住在河滨剧场将近两年时间,因此这里被称为黔剧诞生的“摇篮”。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省相继组建省杂技团和省京剧团,这两个演出团体的成立大会也是在河滨剧场召开的,并在这里首次公演,与广大观众见面,所以这里也被视为它们成长的“摇篮”。几十年来,河滨剧场曾接待过尚小云、周小燕、郭兰英、新风



霞、赵丽蓉等不少全国著名艺术家，至今不少人还印象深刻。“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河滨剧场曾一度被更名为“红旗剧场”。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恢复河滨剧场的原名称，经过拨乱反正，剧场很快复苏。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河滨剧场不断适应文化市场变化，不断创新发展，走在省内剧场行业前列。

近年来，按照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河滨剧场服从规划，被纳入“贵州文化广场”项目进行拆除重建。省委、省政府领导在调研我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时，曾经多次到“贵州文化广场”建设项目现场，并深入到河滨剧场拆迁重建工地视察，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文化功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目前，河滨剧场已成功转型，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贵州文化演艺集团的子公司之一。

为了出版《剧场岁月》，河滨剧场邀请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参与组织、编写，为这本书增色不少。事实证明，有了众多老艺术家的文章，这本书增加了许多精彩的内容。老艺术家们结合自己与剧场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人生轨迹，娓娓道来，十分感人，也平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书中“员工情怀”部分，收录了河滨剧场职工自己写的文章，虽然文字浅显，但有真情实感，贴近生活，也不乏动人之处。近百幅老照片，也使这本书更具艺术史料价值。

我了解到，河滨剧场在组织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十分严谨、认真。他们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多方寻访历史见证人、知情人，跑遍了省、市图书馆、档案馆、政府人事编制部门、报社资料室、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等有关单位，比较详尽地反映了剧场 50 多年来的历史变迁，是很不容易的。

我衷心祝贺《剧场岁月》的出版。这既填补了过去我省缺乏剧场专题资料图书的空白，又是对我省艺术工作史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本文作者为原贵州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顾问。

目 录

第一辑 艺术家情缘

- 崇高的艺术殿堂 杜汉杰(003)
- 我和黔剧与河滨剧场的情缘 刘玉珍(005)
- 美好的回忆 崔燕鹏(010)
- 啊! 摇篮 马非天(015)
- 他把艺术生命的绝唱留给了河滨剧场
——追忆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罗军 蔡 葵(023)
- 以剧场为载体托起舞台美术丰碑
——追忆舞台美术设计师范里 蔡 葵(026)
- 我心中的摇篮 柳燕莉(029)
- 风雨河滨情 卢小玉口述 杨高撰写(031)
- 河滨剧场——艺术家的殿堂 陈建良(037)
- 他在河滨剧场舞台饰演毛泽东
——记话剧表演、导演艺术家王呐 蔡 葵(041)
- 《鲁迅与瞿秋白》最后从河滨剧场走出去 王 呐(044)
- 花灯剧与河滨剧场 李时春(048)
- 我对河滨剧场的点滴回忆 罗江禹(051)
- 剧场舞台记忆 罗星芳(054)
- 河滨剧场塑造了我
——胡秀洁与河滨剧场的情缘 杨宗和(056)

第二辑 流光溢彩

- 我在河滨剧场得到过愉悦的艺术享受 蔡尔智(061)
- 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李云飞(064)
- 河滨剧场和我的三位老师 王晓堂(066)
- 忆河滨剧场的往事 周惠成(068)
- 学生时代美好的记忆
- 到河滨剧场观看中央歌剧院《白毛女》 蔡尔智(070)
- 北京人艺来了 王 呐(072)
- 从河滨剧场边幸运见到周总理谈开去
- 访黔剧表演艺术家刘玉珍侧记 蔡 葵(075)
- 《平凡的岗位》不凡的剧作
- 怀念著名剧作家袁家浚 蔡 葵(078)
- 印象·河滨剧场 韩桂林(081)
- 河滨剧场是我抹不去的记忆 董 忆(085)

第三辑 多彩年华

- 赠戏记 杨 高(089)
- 河滨剧场话情缘 林钟美(095)
- 与河滨剧场的不解之缘 常 晖(098)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记京剧艺术片《苗岭风雷》在河滨剧场首映 李云飞(102)
- 河滨剧场首映电影《娘家妇女》轶事 傅汝吉(105)
- 镌刻在年轮里的辉煌 蒋 芹(107)
- 拆不掉的思念 井立民(112)

忆河滨剧场

- 展现舞台美术艺术魅力的平台 蓝日礼(114)
- 省电台在河滨剧场录音二三事 彭鸿书(116)
- 品味宁静的后台
- 侯鸣凤与河滨剧场小记 杨宗和(118)

第四辑 剧场随笔

- 河滨剧场遐想 赵运乾(123)
- 题外话
- 替它说不如让它说 李嘉琪(126)
- 剧团与剧场关系之我见 王 呐(130)
- 剧场缺失 剧团何去 奔 众(133)
- 剧场 观众 掌声 于 夫(135)
- 废墟上的敬礼
- 记老艺术家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 李时春(137)
- 啊! 寄予河滨剧场的希望 张承昕(139)

第五辑 员工情怀

- 结缘剧场 王庭龙(143)
- 团结温馨的集体 张正权(149)
- 认真负责的“班长” 张正权(151)
- 我与河滨剧场 宋兆良(155)
- 改革开放初期的记忆 史忠兴(160)
- 怀念“河滨” 柴天丽(162)
- 风雨兼程三十载 许彦涛(165)

剧场打杂,乐在其中	欧阳彦(169)
我干了一辈子剧场票务工作	肖青云(170)
我对电影胶片的情怀	邓美平(172)
我的母亲	
——一名普通的基层文化工作者	李放鸣(173)
接待索马里演出团的点滴回忆	李亚丽(176)
儿时印象中的“红旗剧场”	李利(177)
那些年,难忘的剧场岁月	杨芹(179)
留在河滨剧场的青春岁月	龙燕云(181)
童年的快乐回忆	樊玉薇(183)
记住河滨剧场	戴峥嵘(185)
河滨剧场——我的单位	俞贤华(187)
在河滨剧场的那些日子	梅建平(189)
我所了解的河滨剧场	曹正声(192)
一段文化的记忆	杨凌升(194)

第六辑 岁月有情

我的河滨剧场不了情	刘庆田(197)
功夫不负有心人 [*]	
——《剧场岁月》原始素材收集琐记	阚晓梅(199)
天公作美	
——记老省长王朝文为本书题写书名	蔡葵(202)
“五好职工”许彦涛	本书编委会(205)
我与河滨剧场同志一起下放农村的故事	陈建良(208)
附录一:贵州省河滨剧场前三十年大事记	燕农整理(211)
附录二:曾经在河滨剧场工作过的同志以及在职职工名单	(220)
后记	王庭龙(221)

第一辑

艺术家情缘

崇高的艺术殿堂

杜汉杰

贵州省河滨剧场是我心中崇高的艺术殿堂。几十年来她伴随我从一个热爱艺术的中学生,逐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她给予我无数美好的艺术享受、无数次的艺术实践的机会。她帮助我取得了不少成绩,见证了我的艺术人生。她在我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令我至今魂牵梦萦。

河滨剧场是20世纪60年代贵阳最漂亮最气派的苏式建筑之一。高高的台阶上竖立着一排雄伟的圆柱,两边巨大的玻璃窗内张贴着大幅的演出广告,宽敞的门厅里悬挂着24位电影明星的巨幅照片。每次经过我都要驻足流连。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这里举办中央歌舞团的歌舞晚会,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特别是刘淑芳、魏启贤演唱的《这还是头一着》,风趣幽默、欢快流畅,富于感染力,我非常喜欢,延唱至今。

60年代初我已是高中生了,胸中满怀着当艺术家的美好理想,每次走进剧场看戏看电影都觉得是件神圣的事。我在河滨剧场看过刚果共和国的民族歌舞;看过省话剧团的《暴风骤雨》《赤道战鼓》;看过省黔剧团的《秦娘美》



贵州省话剧团在河滨剧场演出《赤道战鼓》剧照(1965年)

《奢香夫人》等。对我来说每看一次演出,每看一场电影都是无限美好的艺术享受,都给予我浓浓的艺术熏陶,都让我获得了为实现当艺术家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巨大鼓舞。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用我的举手投足、嬉笑怒骂,用我的真情实感,身心投入的表演去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去演绎悲喜人生,去歌唱伟大的祖国!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1966年初夏,贵州省艺术学校组织“艺普班”及“大专班”的同学排演大型歌舞晚会,于5月4日在河滨剧场举行实习公演。第一

次走上我神往的艺术舞台,我无比激动。宽大的舞台前是深红色的金丝绒大幕,一排排各种颜色的聚光灯高悬在舞台的上方,巨大的天幕变幻无穷,还有化妆室一面面光亮的大镜子、宽敞的服装室……让我目不暇接,欣喜若狂。一种演出的冲动和激情在同学中激荡,大家以极大的热情放声高歌,尽情欢舞,完成了实习公演的任务,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在晚会上我演出了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对口词《王杰颂》等。在后来的数年中,河滨剧场一直是贵州省艺术学校艺术实践的演出基地,曾上演了不少师生们排演的剧目。如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以及数台歌舞晚会等等。河滨剧场见证了我省众多艺术家的成长与辉煌!

我的舞台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莫过于1984年。为迎接国庆35周年,当时的贵州省文化出版厅组织了全省创作剧目汇报演出。我在遵义文工团导演了七场歌剧《高高九里山》。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和评议,《高高九里山》被选为贵州省庆祝建国35周年汇报演出的优秀剧目,于国庆期间在河滨剧场演出。《高高九里山》的演出获得广大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还特别获得文化部专家审看组的高度赞赏。著名戏剧评论家曲六乙说:“我国的民族新歌剧近年来的发展不够理想,想不到在遵义这么个地方,还有这么一帮人热爱民族新歌剧事业,在艰苦的条件下苦苦地追求和探索,辛辛苦苦排出了



省艺校“大专班”在河滨剧场演出《老两口学毛选》剧照(1966年)

这么一台像像样样的大型歌剧,的确是件不简单的事情。希望文化主管部门给予大力支持……”;著名戏剧家阿甲说:“歌剧《高高九里山》的剧本和音乐创作比较完整,演出也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希望广泛地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加工,精心排练,争取到北京汇报演出。”由于我在民族新歌剧事业上取得了初步的成绩,1984年秋,省文化出版厅派我代表贵州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歌剧座谈会”,这一殊荣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满足。1984年10月,七场歌剧《高高九里山》在河滨剧场的演出,成就了我舞台艺术人生的高峰和辉煌,至今让我骄傲。河滨剧场,你永远是我心中崇高而神圣的艺术殿堂!

本文作者为原贵州电视剧制作中心国家一级导演,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副主席。

我和黔剧与河滨剧场的情缘

刘玉珍

那是1958年9月1日，贵阳市黔剧团在河滨剧场建团公演黔剧《渔郎蚌姑》，该剧的导演、音乐设计是黄跃庭团长。包珊饰演渔郎，我饰演蚌姑，余重骏饰演国王。记得那天好热闹，观众很支持新生的黔剧，剧场坐得满满的，后面两侧还站了不少未购得票的观众。戏开演了，欢众聚精会神地看戏，不时发出笑声。包珊唱那段山歌“玉带湖上有支花”时，观众还热烈地鼓掌。《渔郎蚌姑》这出戏，从9月1日开始，在河滨剧场和贵阳市评剧团剧场连续演出了30多场，受到省、市领导及观众的好评。紧接着，我们排演了大型现代剧《红霞》《袁天成闹革命》，两出戏都在河滨剧场演出。

1959年初，剧团又排演了古装剧《望江亭》《生死牌》，我饰演两剧中的女主角，先后在河滨剧场及市评剧团剧场演出，受到各方人士好评。

1959年4月，贵州省在河滨剧场举办第一届文琴戏会演。我团参演剧目是《卓文君》。导演是黄跃庭，音乐设计是罗绍梅。我饰卓文君，包珊饰司马相如，蔡昌义饰卓王孙，侯厚云饰红肖。同年10月，董必武副主席观看了该剧演出。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该剧《闺怨》一折。

1959年11月，贵阳市黔剧团在省政协礼堂演出了《卓文君》《红楼梦》两剧的选场，陈毅副总理观看了演出。这次演出，如今我仍记忆犹新。那天，大家都有些紧张。先是报幕员出错，第一次她报的是卓文君扮演卓文君，舞台监督只好叫她下来重报。第二次她报的是卓文君扮演刘玉珍，舞台监督再次叫她下来重报，第三次她才报对。后来乐队又出了点问题。过了两天，市委书记伍嘉模带着市财政局、市粮食局、市文化局的三个局长来到市黔剧团。赵定国、李秀旗两位团长赶忙通知人到河滨剧场一楼左边休息室开会，那天的会有近20人参加。记得伍嘉模书记开场就说：“我今天把财政局、粮食局的两个大局长请来，就是要他们为贵阳市黔剧团解决点问题……”会上伍书记问我：“刘玉珍，你每月的工资多少？”我赶忙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9块钱。”他重复一句“9块钱”，又当场问市越剧团的高曼丽工资多少。朱美琴老师答39元。伍书记立刻与财

政局局长耳语一下,之后便说:“以后你们年轻演职员的工资定两级,一级39元,一级28元。”这时粮食局局长也表态要给演员及乐队人员增加粮食定量,每人每月31斤,每人每月发3斤鸡蛋,1斤白糖;同时财政局局长还答应拨一笔专款给剧团购置古装戏服装,给每个演员买一个化妆盒以及为乐队更新乐器等等。散会后,大家既高兴又激动,都说领导就是关心新生黔剧和我们这些年轻的演职人员。

1959年8月,贵阳市黔剧团排演了侗族民间传说故事《珠郎娘美》。当年,剧组曾到珠郎、娘美的家乡黔东南榕江县的车江体验生活。白天,我们与侗族青年在一起劳动。在榕江河边,在大榕树下,我和侗族姑娘一起梳头,一起挑水,并模仿她们的动作,如侗族姑娘走路与纺车的姿态等。侗族人民朴实善良、勤劳勇敢的品格也让我获益不少。剧组每天晚上都点着汽灯排戏,历时二十几天。戏排完后剧组回到凯里。我们在没有灯光、布景、服装,也不化妆的情况下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领导汇报演出了《珠郎娘美》。王德安州长看完戏后非常高兴,激动地说:“这个戏好得很,你们一定能上北京,拍电影!”年底,《珠郎娘美》参加了贵州省第二届文琴戏调演,此剧在河滨剧场第一个演出,一炮打响!

1960年初,省委做出决定,在调演的基础上,集中贵阳市及各专区文琴剧团的精英,组成贵州省黔剧演出团,排练四台大戏,《珠郎娘美》《张秀眉》《女矿工排》《红旗食堂》,以及由《搬窑》《葬花》《烤红》《借亲配》组成的一台小戏。为保证质量,还从省、市老大哥剧团及贵州大学艺术系抽调专家、老师现场指导。接下来便从剧本、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深化加工、排练。同时,将《珠郎娘美》改名为《秦娘美》。在周林省长及汪小川部长的指示下,为了增加美感,对服装做了重大修改,把侗族姑娘穿的短裙改为长裙,使之更具戏曲特点。从1960年2月起,演出团的所有人员都集中在河滨剧场排练,小戏分别在二楼左右两边休息室排,大戏在舞台上及前厅排,《秦娘美》在舞台上排。罗军、翟强两位导演排演用的是新型的导演手法,不是以往简单的“说戏”与“过戏”。如在排练娘美和珠郎“逃婚”一场戏时,我和吴家林的感情怎么都出不来,罗军团长便把他当年逃婚的经历和当时的感受告诉我们,以启发我们在舞台上表演时内心的情感与外在表现。经过罗团长的指导,我逐步体会到娘美为追求婚姻自由的那种既担心害怕,又向往欢喜的复杂心境,同时也使我懂得了体会角色要从内到外,人